全梁文/卷六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六十

吳均 劉勰 劉孝綽

卷六十

吳均

均一作筠，字叔庠，吳兴故鄣人。天监初为郡主簿，历建安王伟记室，补国侍郎兼府城局，还徐奉朝请，有范晔《後汉书注》九十卷，《齐春秋》三十卷，《庙记》十卷，《十二州记》十六卷，《钱唐先贤传》五卷，《续文释》五卷，集二十卷。

八公山赋

峻极之山，蕃圣表仙，南参差而望越，北逦迤而怀燕。尔其盘桓基固，含阳藏雾，绝壁险　　，层岩回互。桂皎月而常团，云望空而自布，袖以华阆，带以潜淮，文星乱石，藻日流堦。若夫神基巨镇，而卓牵荆河；箕风毕雨，育岭生峨，高岑直兮蔽景，修坂出兮架天。以迎云而就日。若从汉而回山，露泫叶而原净，花照矶而岫鲜，促嶂万寻，平崖亿绝，上被紫而烟生，傍带花而来寻，维英王兮好仙。会八公兮小山。驾飞龙兮翩翩，高驰翔兮冲天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〉

吴城赋

古树荒烟，几百千年，云是吴王所筑，越王所迁，东有铸敛残水，西有舞鹤故壖，蒶具区之广泽，带姑苏之远山。仆本蕃怨，千悲亿恨，况复荆棘萧森，丛萝弥蔓，亭梧百尺，皆历地而生枝，阶筠万丈，或至杪而无叶。不见春荷夏槿，唯闻秋蝉冬蝶。木魅晨走，山鬼夜惊，不知九州四海，乃复有此吴城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六十三，《初学记》

二十四。〉

笔格赋

幽山之桂树，恒萦风而抱雾，叶委郁而陆离，根纵横而盘互。尔其负霜含液，枝翠心赤，翦其匡条，为此笔格。下跌则岩岩方爽，似华山之孤生；上管则员员峻逸。若九疑之争出，长对坐而衔烟，永临窗而储笔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〉

碎珠赋

宝月生焉，越浦隋川，标魏之美，擅楚之贤。既登席而趋丽，亦缀履而升妍，岂衔恩以赴时，独佩皎而腾天。瀛淮激电，甘海震雷，明珠碎矣。于川之隈，视员流而失转，见折水之丧回，谢骊宫之瑞饰，粉灵蚌之神胎。若有人兮声芒昧，芳徽断兮明珠碎，明珠碎兮怆何宣，珠之形兮〈《艺文类聚》作「珠兮珠兮」〉不复全。抚陆离之琼佩，吊幽翳之金筵。岂照车与睿烛，但黄尘及寒烟。聊歌曰：玉山之津兮已濡，幽兰之草兮亦舒。又闻珩璧之独照，不见掌上之明珠。已矣哉，若使青云之可尚，当与碎珠而同栖。〈《初学记》二十七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八十四。〉

橘赋

增枝之木，既称英於绿地。金衣之果，亦委体於玉盘。见云梦之千树，笑江陵之十兰。叶叶之云，共琉璃而并碧。枝枝之日，与金轮而共丹。若乃秋夜初露，长郊欲素，风齐寒而北来，雁衔霜而南渡。方散藻於年深，遂凝贞於冬暮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六〉

扬州建安王让加司徒表

臣闻玄黄之马，事绝於衔镳，蟠朽之材，饰乖於丹漆，何则？千里之志已穷，万乘之器无取，远物近身，於焉在譬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七〉

与施从事书

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，绝壁干天，孤峰入汉，绿嶂百重。青川万转。归飞之鸟，

千翼竞来。企水之猨，百臂相接，秋露为霜，春梦被迳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信足荡累颐物，悟里散赏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〉

与宋元思书

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縹碧，千丈见底，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，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负势競上，互相轩邈，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激石，冷冷作响，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，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鳶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。横柯上蔽，在昼犹昏。疏条交映，有时见日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〉

与顾章书

仆去月谢病，还觅薜萝。梅溪之西，有石门山者，森壁争霞，孤峰限日，幽岫含云，深溪蓄翠，蝉吟鹤唳，水响猿啼，英英相杂，绵绵成韵。既素重幽居，遂葺宇其上，幸富菊华，偏饶竹实，山谷所资，於斯已办，仁智所乐，岂徒语哉！〈《艺文类聚》八〉

檄江神责周穆王璧

昔穆王南巡，自郢徂闽，遗我文璧，佥曰此津。贯纬百纪，荐历千春，念兹文璧，故问水滨，江汉勖之，自求多益，反我名瑞，跃此华璧，则富有汉川，世为江伯，如有负秽心迷，怀衅情戚，藏玉泥中，匿圭鱼腹。使公孙躡波而长呼，子羽济川而怒目。佚飞舞敛而东临，菑丘跃马而南逐。打素蛤而为粉，碎紫贝其如粥。又有川人勇俊，处乎闽濮，水居百里，泥行万宿。右睨而河倾，左咤而海覆，乃把昆吾之铜，纯钩之铁，被鱼鳞之衣，赴螺蚌之穴，引澍东隅，移又北岛，使蓬莱之根，郁而生尘，瀛洲之足，净而可扫。按骊龙取其颔下之珠，搦鲸鱼拔其眼中之宝。皇恩所被，繁枯润涸。威之所加，穷河绝漠。愿子三思，反此明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四〉

食移

月光离毕，风气入箕，细雨如网，细柳如丝，离隔东西之怨，眺望山川之阻，企龙门而不见，览桂枝而延伫。此乃方寸之恒情，羌难得而飜缕也。亦有鲍叔分财，华歆让位，乃相知於平生，实忘怀於寤寐。鸡有呼群之德，鹿有食草之美，在微物其尚然，况

仁义之君子哉！今足下居则广厦高堂，连闼洞房，绮窗半卷，屏风角张，指天地如一指，安知故人之可伤。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，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谓古昔之恒谈，在今日而方见。呜呼如何？忘我实多，辄欲弹琴纵酒，於首阳之阿。君有厨中腐肉，而仆不厌糟糠；君有雁鹜之食，而余不得一尝。愿以小人之腹，为君子之肠何如哉。今欲君之馀，江皋绿ご之笋，洞庭紫鬣之鱼，昆山龙胎之脯，元圃凤足之俎艹，千里莼羹，万丈名脍，气馨若兰，色美如艾，扶南甘蔗，一丈三节。白日炙便销，清风吹即折。安定之梨，皮薄味厚，一岁三花，一枚二升。凡厥上味，惟君能施，君若不施，成君深累，於神为不祥，於人为愆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二〉

饼说

宋公至长安，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，了了人也。公曰：「今日之食，何者最先。」季曰：「仲秋御景，离蝉欲静，变变晓风，凄凄夜冷，臣当此景，唯能说饼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季乃称曰：「安定噎鸠之麦，洛阳董德之磨，河东长若之葱，陇西舐背之犊，抱罕赤髓之羊，张掖北门之鼓。然以银屑，煎以金铫，洞庭负霜之橘，仇池连蒂之椒，调以济北之盐，锉以新丰之鸡，细如华山之玉屑，白如梁甫之银泥，既闻香而口闷，亦见色而心迷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二，《御览》八百六十。〉

连珠

盖闻艳丽居身，而以娥媚入妒，贞华炤物，而以绝等见猜。是以班姬辞宠，非无妖冶之色；扬子守玄，岂乏炫曜之才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七，《文苑英华》七百七十一。〉

盖闻义夫投节，未必识君，烈士赴危，非期要利。是以墨子萦带，不蒙肉食之谋；申胥泣血，非有执圭之位。〈同上〉

刘勰

勰字彦和，东莞莒人，天监初为奉朝请中军临川王记室，迁车骑仓曹参军，出为太末令，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太子通事舍人，迁步兵校尉。後变服为僧，改名慧地，有《文心雕龙》十卷。

文心雕龙序

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琴心，王孙巧心，心哉美矣，夫故用之焉。古来文章，以雕缛成体，岂取驺奭群言雕龙也？夫宇宙绵邈，黎献纷杂，拔萃出类，智术而已。岁月飘忽，性灵不居，腾声飞实，制作而已。夫有肖貌天地，禀性五才，拟耳目於日月，方声气乎风雷，其超出万物，亦已灵矣。形同草木之脆，名逾金石之坚，是以君子处世，树德建言，岂好辩哉，不得已也。

子生七龄，乃梦彩云右锦，则攀而采之。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。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曰：大哉，圣人之难见也，乃小子之垂箩欤！自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，而马郑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盖周书论辞，贵乎体要，尼父陈训，恶乎异端，辞训之异，宜体於要。於是搦笔和墨，乃始论文。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：至如魏文述典，陈思序书，应場文论，陆机《文赋》，仲洽《流别》，弘范翰林，各照隅隙，鲜观衢路。或臧否当时之才，或铨品前修之文，或泛举雅俗之旨，或撮题篇章之意。魏典密而不周，陈书辩而无当，应论华而疏略，陆赋巧而碎乱，流别精而少功，翰林浅而寡要。又君山公干之徒，吉甫士龙之辈，泛议文意，往往间出，并未能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。不述先哲之诰，无益後生之虑。盖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，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囿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，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至於割情析表，笼圈条贯，摛神性，图风势，苞会通，阅声字，崇赞於时序，褒贬於才略，怊怅於知音，耿介於程器，长怀序志，以驭群篇，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。位理定名，彰乎大易之数，其为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夫铨叙一文为易，弥纶群言为难，虽复轻采毛发，深极骨髓，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远，辞所不载，亦不胜数矣。及其品评成文，有同乎旧谈者，非雷同也，势自不可异也。有异乎前论者，非苟异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，不屑古今，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，案辔文雅之场，而环络藻绘之府，亦几乎备矣，但言不尽意，圣人所难；识在瓶管，何能矩　。茫茫往代，既深子闻，眇眇来世，傥尘彼观。〈《梁书·刘勰传》，又略见《南史》七十二，《御览》六百一。〉

灭惑论

或造《三破论》者，义证庸近，辞体鄙拙。虽至理定於深识，而流言惑於浅情，委巷陋说，诚不足辨。又恐野听，将谓信然，聊择其可采，略标雅致。

《三破论》云：道家之教，妙在精思得一，而无死入圣。佛家之化，妙在三昧神通，无生可冀，铭死为泥洹，未见学死而不得死者也。《灭惑论》曰：二教真伪，焕然易辨。夫佛法练神，道教练形。形器必终，碍於一垣之里；神识无穷，再抚六合之外。明者资於无穷，教以胜慧；暗者恋其必终，诳以仙术，极於饵药。慧业始於观禅，禅练真识，故精妙而泥洹可冀。药驻伪器，故精思而翻腾无期。若乃弃妙宝藏，遗智养身，据理寻之，其伪可知。假使形翻无际。神暗鸢飞戾天，宁免为鸟？夫泥洹妙果，道惟常住，学死之谈，岂析理哉？

《三破论》云：若言太子是教主，主不落发，而使人髡头；主不弃妻，而使人断种，实可笑哉。明知佛教是灭恶之术也。伏闻君子之德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《灭惑论》曰：太子弃妻落发，事显於经，而反白为黑，不亦罔乎？夫佛家之孝，所苞盖远，理由乎心，无系於发，若爱发弃心，何取於孝？昔泰伯虞仲，断发文身，夫子两称至德中权。以俗内之贤，宜修世礼，断发让国，圣哲美谈。况般若之教，业胜中权；菩提之果，理妙克让者哉！理妙克让，故舍发取道，业胜中权，故弃迹求心。准以两贤，无阙於孝，鉴以圣境，夫何怪乎？

第一破曰：入国而破国者。诳言说伪，兴造无费，苦克百姓，使国空民穷，不助国，生人减损，况人不蚕而衣，不田而食，国灭人绝，由此为失。日用损废，无纤毫之益，五灾之害，不复过此，《灭惑论》曰：大乘圆极，穷理尽妙，故明二谛以遣有，辨三空以标无，四等弘其胜心，六度振其苦业，诳言之讪〈一作诎〉，岂伤日月！夫塔寺之兴，阐扬灵教，功立一时，而道被千载。昔禹会诸侯，玉帛万国，至於战伐，存者七君。更始政阜，民户殷盛，赤眉兵乱，千里无烟，国灭人绝，宁此之由？宗索之时，石谷十万，景、武之世，积粟红腐，非秦末多沙门，而汉初无佛法也。验古准今，何损於政。

第二破曰：入家而破家。使父子殊事，兄弟异法，遗弃二亲，孝道顿绝，忧娱各异，歌哭不同，骨血生仇，服属永弃，悖化犯顺，无昊天之报，五逆不孝，不复过此。《灭惑论》曰：夫孝理至极，道俗同贯，虽内外迹殊，而神用一揆。若命缀俗因，本修教於儒礼；运禀道果，固弘孝於梵业。是以谘亲出家，《法华》明其义；听而後学，《维摩》标其例，岂忘本哉？有由然也。彼皆照悟神理，而鉴烛人世，过驷马於格言，逝川伤於上哲。故知瞬息尽养，则　无济幽灵；学道拔亲，则冥苦永灭。审妙感之无差，辨胜果

之可必，所以轻重相权，去彼取此。若乃服制所施，事由追远，礼虽因心，抑亦沿世。昔三皇至治，尧舜所慕，死则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封树弗修，苴斩无纪，岂可谓三皇教民，弃於孝乎？爰及五帝，服制焕然，未闻尧舜执礼，追责三皇，三皇无责，何独疑佛？佛之无服，理由拔苦，三皇废丧，事沿淳朴。淳朴不疑，而拔苦见尤，所谓朝三暮四，而喜怒交设者也。明知圣人之教，触感圆通，三皇以淳朴无服，五帝以沿情制丧，释迦拔苦，故弃俗反真。检迹异路，而玄化同归。

第三破曰：入身而破身。人生之体，一有毁伤之疾，二有髡头之苦，三有不孝之逆，四有绝种之罪，五有亡体从诫。惟学不孝，何故言哉？诫令不跪父母，便竟从之。儿先作沙弥，其母後作阿尼，则跪其儿。不礼之教，中国绝之，何可得从！《灭惑论》曰：「夫栖形禀识，理定前业，入道居俗，事系因果。是以释迦出世，化洽天人，御国统家，并证道迹，未闻世界普同出家，良由缘感不一，故名教有二，缙绅沙门，所以殊也。但始拔尘域，理由戒定。妻者受累，发者形饰，受累伤神，形饰乖道。所以澄神灭爱，修道弃饰，理出常均，教必翻俗。若乃不跪父母，道尊故也；父母礼之，尊道故也。礼新冠见母，其母拜之，喜其备德，故屈尊礼卑也。介胄之士，见君不拜，重其秉武，故尊不加也。缁弁轻冠，本无神道，介胄凶器，非有至德。然事应加恭，则以母拜子，势宜停敬，则臣不跪君。礼典世教，周孔所制，论其变通，不由一轨。况佛道之尊，标出三界，神教妙本，群致玄宗。以此加人，实尊冠胄。冠胄及礼，古今不疑，佛道加敬，将欲何怪？

《三破论》云：佛，旧经本云浮屠，罗什改为佛徒，知其源恶故也。所以铭为浮屠，胡人凶恶，故老子云，化其始。不欲伤其形，故髡其头，名为浮屠，况屠割也。至僧禕後改为佛图。本旧经云丧门。丧门由死灭之门，云其法无生之教，名曰丧门，至罗什又改为桑门，僧禕又改为沙门。沙门由沙汰之法，不足可称。《灭惑论》曰：汉明之世，佛经始通，故汉译言，音字未正。浮音似佛，桑音似沙，声之误也。以屠为图，字之误也。罗什语通华》戎，识兼音义，改正三豕，固其宜矣。五经世典，学不因译，而马、郑、注说，音字互改。是以昭穆不祀，谬师资於《周颂》；允塞宴安，乖圣德於《尧典》。至教之深，宁在雨字，得意忘言，庄周所领；以文害志，孟轲所讥。不原大理，惟字是求，宋人申束，岂复过此？

《三破论》曰：有此三破之法。不施中国，本正西域。何言之哉？胡人无义，刚强无礼，不异禽兽，不信虚无。老子入关，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：胡人粗犷，欲断其恶种，故令男不娶妻，女不嫁夫，一国伏法，自然灭尽。《灭惑论》曰：双树晦迹，形像

代兴，固已理精无始，而道被无穷者矣。案李叟出关，运当周季，世闭贤隐，故往而忘归。接舆避世，犹灭其迹，况适外域，孰见其踪。於是奸猾祭酒，造《化胡》之经，理拙辞鄙，厮隶所传。寻西胡怯弱，北狄凶炽，若老子灭恶，弃德用刑，何爱凶狄，而反灭弱胡？遂令　　狁横行，毒流万世，豺狼当道，而狐狸是诛，沦渭为酷，覆载无闻。商鞅之法，未至此虐，伯阳之道，岂其然哉？且未服则设像无施，信顺则孥戮可息。既已服教矣，方加极刑，一言失道，众伪可见。东野之语，其如理何？

《三破论》曰：盖闻三皇五帝三王之徒，何以学道并感应而未闻？佛教为是，九皇忽之，为是佛教未出？若是佛教未出，则为邪伪，不复云云。《灭惑论》曰：神化变通，教体匪一；灵应感会，隐现无际。若缘在妙化，则菩萨弘其道；化在粗缘，则圣帝演其德。夫圣帝、菩萨，随感现应，殊教合契，未始非佛。固知三皇以来，感灭而名隐，汉明之教，缘应而像现矣。若乃三皇德化，五帝仁教，此之谓道，似非太上。羲农敷治，未闻奏章。尧舜缉政，宁肯书符，汤武抒暴，岂当饵丹？五经典籍，不齿天师，而求授圣帝，岂不悲哉？

《三破论》曰：道以气为宗，名为得一。寻中原人士，莫不奉道，今中国有奉佛者，必是羌胡之种。若言非邪？何以奉佛？《灭惑论》曰：至道宗极，理归乎一；妙法真境，本固无二。佛之至也，则空玄无形，而万象并应，寂灭无心，而玄智弥照。幽数潜会，莫见其极；冥功日用，靡识其然。但言万象既生，假名遂立，梵言菩提，汉语曰道。其显迹也，则金容以表圣；应俗则王宫以现生。拔愚以四禅为始，进慧以十地为阶。总龙鬼而均诱，涵蠢动而等慈。权教无方，不以道俗乖应。妙化无外，岂以华戎阻情？是以一音演法，殊译共解，一乘敷教，异经同归。经典由权，故孔、释教殊而道契，解同由妙，故梵、汉语隔而化通。但感有精粗，故教分道俗；地有东西，故国限内外。其弥纶神化，陶铸群生，无异也，故能拯拔六趣，总摄大千，道惟至极，法惟最尊，然至道虽一，岐路生迷，九十六种，俱号为道。听名则邪正莫辨，验法则真伪自分。案道家立法，厥品有三，上标老子，次述神仙，下袭张陵。太上为宗，寻柱史嘉遁，实为大贤，著书论道，贵在无为，理归静一，化本虚柔。然而三世弗纪，慧业靡闻，斯乃导俗之良书，非出世之妙经也。若乃神仙小道，名为五通，福极生天，体尽飞腾，神通而未免有漏，寿远而不能无终，功非饵药，德沿业修，於是愚狡方士，伪托遂滋。张陵米贼，述记升天，葛玄野竖，著传仙公，愚斯惑矣。智可罔舆，今祖述李叟，则教失如彼，宪章神仙，则体劣如此。上中为妙，犹不足算，况效陵鲁，醮事章符，设教五斗，欲拯三界，以蚊负山，庸讵胜乎？标名大道，而教甚於俗，举号太上，而法穷下愚，何故知邪？贪寿忌天，含识所同，故肉芝石华，谯以翻腾，好色触情，世所莫异，故黄书御女，诳称地仙，

肌革盈虚，群生共爱，故宝惜𠆢唾，以灌灵根；避灾若病，民之恒患，故斩缚魑魅，以快愚情；凭威恃武，俗之旧风，故利兵钩骑，以动浅心。至於消灾淫术，厌胜奸方，理秽词辱，非可笔传。事合氓庶，故比屋归宗，是以张角、李弘，毒流汉季；卢悚、孙恩，乱盈晋末，馀波所被，实蕃有徒。爵非通侯，而轻立民户；瑞无虎竹，而滥求租税。麋费产业，蛊惑士女，运迍则蝎国，世平则蠹民，伤政萌乱，岂与佛同？且夫涅槃大品，宁比玄妙上清？金容妙相，何羡鬼室空屋？降伏天魔，不慕幻邪之诈；净修戒行，岂同毕券之丑？积弘誓於方寸，孰与藏宫将於丹田；响洪钟於梵音，岂若鸣天鼓於唇齿。校以形迹，精粗已悬，核以至理，真伪岂隐？若以粗笑精，以伪谤真，是瞽对离朱，曰我明也。〈《弘明集》八〉

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

夫道源虚寂，冥机通其感，神理幽深，玄德司其契。是以四海将宁先入感凤之宝，九河方导，已致应龙之书。况种智圆照，等觉遍知，扬万化於大千，摛亿形於法界，其灵起摄诱之权，影现戏游之力，可胜言者哉。自优昙发华，而金姿诞应，娑罗变叶，而塔像代兴。月喻论其迹隐，镜象譬其常照，律师应法似流，宣化如渴，扬ぎ游水，驰锡禹山。於是扪虚梯汉，构立栈道，状奇肱之飞车，类似叟之悬阁。体高图范，冠采虹　，推凿响於霞上，剖石洒於云表。信命世之壮观，旷代之鸿作也。青　　与丹粟竞采，白金共紫铣争辉。梵王四鹤，徘徊而不去，帝释千马，踯躅而忘归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六〉

刘孝绰

孝绰字孝绰，彭城安上里人。本名冉，小字阿士，齐大司马府从事中郎绘子。天监初为著作佐郎，迁太子舍人尚书水部郎，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。寻补太子洗马，迁尚书金部郎，复为洗马，出为上虞令，迁除秘书丞，出为镇南安成王谘议，免。起为安西记室，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兼司徒右长史、太府卿、太子仆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廷尉卿，免。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，复为太子仆，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，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，除秘书监，有集十四卷。

为鄱阳嗣王初让雍州表

臣闻大邦维屏，既惭宗子之诗；思乐　宫，有缺僖公之颂。特以周兴九伯，锡壤参

虚，汉启二河，分圭旧楚，自私家庆，总集微躬，雍部襟带，跨制数州。西拒　关，北跨邓塞，虽复呼韩来朝，稿街纳质，二虏寻戈，四郊无警，犹当王戎雅识，羊祜尚义。臣退求诸己，无或宴安，进思尽忠，几乎私竭。〈《初学记》十。〉

东宫礼绝傍亲议

案张镜撰《东宫仪记》，称三朝发哀者，逾月不举乐，鼓吹寝奏，服限亦然，寻傍绝之义，义在去服，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。铙歌辍奏，良亦为此。既有悲情，宜称兼慕，卒哭之後，依常举乐，称悲竟此，理例相符。谓犹应称兼慕，请至。〈《昭明太子传》，《南史》五十三。〉

送瑞鼎诣相国梁公启

生木游火之禽，夹阶纪朔之华。白环银瓮之迹，素雉金船之瑞。自天有祚，不为定於郏鄏；虚其所止，非独在於汾阴。〈艺文类聚九十九。〉

谢为东宫奉经启

皇太子四术夙知，三善非学，犹复旁求儒雅，应物稽疑。业光夏校，德茂周序。诸侯宋鲁，於焉观则。参陪盛礼，莫匪国华。臣虽职典经图，而同官不一，推择而举，尚多髦俊。宠光曲被，独在选中。他日朝闻，犹甘夕死。况兹恩重，弥见生轻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五，《初学记》二十一。〉

求豫北伐启

或以臣素无飞将之目，未从嫖姚之伍，言易行难，收功理绝。然桓冲称谢安无将略，文靖公遂破苻坚，山涛谓羊祜不强，建成侯卒平孙皓。微臣之譬两贤，诚无等级，小虏之方二寇，势逾枯朽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九。〉

谢西中郎谘议启

臣不能衔珠避颠，倾柯卫足，以兹疏幸，与物多忤。兼逢匿怨之友，遂居司隶之官，交构是非，用成萋斐。日月昭回，俯明枉直。狱书每御，辄鉴蒋济之冤；炙发见明，非

关陈正之辩。遂漏斯密网，免彼严棘，得使还同士伍，比屋唐民，生死骨肉，岂侔其施。臣诚无识，孰不戴天。疏远亩陇，绝望高阙，而降其接引，优以旨喻，於臣微物，足为荣陨。况刚条落叶，忽沾云露，周行所置，复齿盛流。但雕朽污粪，徒成延奖；捕影系风，终无效答。〈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〉

谢东宫启

臣闻之，先圣以「众恶之必察焉，众好之必察焉，」岂非孤特则积毁所归，比周则积誉斯信？知好恶之间，必待明鉴。故晏婴再为阿宰，而前毁後誉。後誉出於阿意，前毁由於直道。是以一犬所噬，旨酒贸其甘酸，一手所摇，嘉树变其生死。又邹阳有言，士无贤愚，入朝见嫉。至若臧文之下展季，靳尚之放灵均，绛侯之排贾生，平津之陷主父，自兹厥後，其徒实繁。曲笔短辞，不暇殚述，寸管所窥，常由切齿。殿下诲道观书，俯同好学，前载枉直，备该神览。臣昔因立侍，亲承绪言，飘风贝锦，譬彼谗慝，圣旨殷勤，深以为叹。臣资愚履直，不能杜渐防微，曾未几何，逢尤罹难虽吹毛洗垢，在朝而同嗟，而严文峻法，肆奸其必奏。不顾卖友，志欲要君，自非上帝运超己之光，昭陵阳之虐，舞文虚谤，不取信於宸明，在缧婴缠，幸得蠲於庸暗。裁下免黜之书，仍颁朝会之旨。小人未识通方，絷马悬车，息绝朝觐。方愿灭影销声，遂移林谷。不悟天听罔已，造次必彰，不以距违见疵，复使引藉云陛。降宽和之色，垂布帛之言，形之千载，所蒙已厚。况乃恩等特召，荣同起家，望古自惟，弥觉多忝。但未渝丹石，永藏轮轨，相彼工言，构兹媒浅。且款冬而生，已凋柯叶，空延德泽，无谢阳春。〈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〉

谢安成王赍祭孤石庙胙肉启

味过滫凤，珍越屠龙，故使屏翳收风，冯夷净浪，神居鵨首，独泛安流。民幸同附，得徵遘迍。复等受厘，预颁纯嘏。恩灵所降，信次委积。报生以死，窃闻斯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二〉

谢晋安王饷米酒等启

传诏李孟孙宣教旨，垂赐米、酒、瓜、笋、菹、脯、鮓、茗八种，气苾新城，味芳云杜，江潭抽节，迈昌荇之珍，疆场擢翘，越葺精之美；羞非纯束，野麋裹似雪之驴。酢异陶瓶，河鲤操如琼之粲。茗同食缺，酢类望甘，免千里宿舂，省三月种聚，小人怀

惠，大懿难忘。〈《茶经》〉

谢给药启

一物之徽，遂留膏盲，名医上药，爰自城府。虽巫咸视诊，岐伯下针，松子玉浆，卫卿云液，比妙众珍，实云多愧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一〉

谢越布启

比纳方绡，既轻且丽。珍迈龙水，妙越岛夷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五。〉

答湘东王书

伏承自辞皇邑，爰至荆台，未劳刺举，且擢高丽。近虽预观尺锦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作「十锦」。〉而不睹金玉。昔临淄词赋，悉与杨修，未殚宝笥，顾惭先哲。渚宫旧俗，朝衣多故，李固之荐二贤，徐珍之奏五郡，威怀之道，兼而有之，当欲使金石流功，耻用翰墨垂迹，虽乖知二，偶达圣心。爰自退居素里，却埽穷閈，比杨伦之不出，譬张挚之杜门。昔赵卿穷悉，肆言得失，汉臣郁志，广叙盛衰。彼此一时，拟其非匹。窃以文豹何辜，以文为罪。由此而谈，又何容易。故韬翰吮墨，多历寒暑，既阙子幼南山之歌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，无以自同献笑，少酬褒诱。且才乖体物，不拟作於玄根，事殊宿诺，宁贻惧於朱亥。顾己反躬，载怀累息。但瞻言汉广，邈若天涯，区区一心，分宵九逝。殿下降情白屋，存问相寻，食椹怀音，矧伊人矣。〈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。〉

与弟书

方弘游典坟，寤歌林涧。览兴衰於千载，观荣落於四时。〈《岁时纪要》〉

答云法师书

孝绰和南。辱诲，垂示敕旨所答刘太僕思效启，义穷深远，语兼巧便，伏闻希有，身心踊跃。昔戈盾夹车，备不虞於周后；兵旗引驾，防未然於汉君。斯皆执心黄屋，瑞无绀马，事极寰宁之中，理隔天人之外。皇上自兹善觉，降迹阎浮，以住地之心，行则

天之化。故能慈导三有，仁济万物，犹以发药未周，宝船不倦，解敛却盖，躬诣道场。瑞花承足，人观雕辇之盛，金轮启路，物睹重英之饰。显实开权，事均祇鹫，本无四畏，宁虑五怨。思效遂肤，引梁丘随敛之说，日殚触瑟之辞，何异回龙象於免径。注江海於牛迹，圣旨殷勤，曲相诱喻，岂直净一人之垢衣，将以破群生之暗室。弟子世传正见，幼睹真言，但惑网所萦，尘劳自结，微因宿植，仰逢法教，亲陪宝座，预餐香钵。复得俱听一音，共闻八解，庶因小叶，受润大云。猥蒙开示，深自庆幸，不胜欢喜，略附陈诚。刘孝绰和南。〈《释藏策》五，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八上。〉

昭明太子集序

臣窃观大《易》，重明之象著焉，抑又闻之，匕鬯之义存焉。故书有孟侯之名，记表元良之德，历选前古，以洎夏周，可得而称，启诵而已。虽彻圣挺贤，光乎二代，高文精义，阒尔无闻，汉之显宗，晋之肃祖。昔自春宫，益好儒术，或专经止，於区易，或持论穷於贞假。子桓虽摛藻铜省，集讲肃成，事在藩储，理非皇贰，未有正位少阳，多才多艺者也。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，盛德备乎东朝，若乃有纵自天，惟睿作圣，显仁立孝，行於四海，如圭如璋，不因琢磨之义；为臣为子，宁待观喻之言。惟性道难闻，而文章可见，故俯同志学，用晦生知。以弦诵之馀辰，总邹鲁之儒墨；遍绨缃於七阁，弹竹素於九流，地居上嗣，实副元首。皇帝众拱岩廊，委咸庶绩，时非从守，事或监抚。虽一日二日，摄览万机，犹临书幌而不休，对欹案而忘怠。况复延纳侍讲，讨论经纪，去圣滋远，愈生穿凿，枝分叶散，殊路傧驰。灵台辟雍之疑，禋宗祭社之缪。明章申老之议，通颜理王之说。量核然否，剖析同异。察言抗论，穷理尽微。於时淹中稷下之生，金华石渠之士，莫不过衢樽而挹多少，见斗极而晓西东，与夫尽春卿之道，赞仲尼之宅，非贾谊於苏林，问萧何於枣据。区区前史，不亦恧欤。加以学贯总持，辨同无　亥，五时密教，见犹镜象，一乘纱旨，观若掌珠。及在布金之园，处如龙之众，开示有空，显扬权实。是以遍动六地，普雨四花，岂直得解璎须提？舍钵瓶沙，腾昙言德，梵志依风而已哉。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，人文以焕乎为贵，是以隆儒雅之大成，游雕虫之小道，握牍持笔，思若有神，曾不斯须，风飞雷起。至於宴游西园，祖道清洛，三百载赋，该极连篇，七言致拟，见诸文学。博逸兴咏，并命从游，书令视草，铭非润色。七穷炜烨之说，表极远大之才，皆喻不备体，词不掩义，因宜适变，曲尽文情。窃以属文之体，鲜能周备，长卿徒善，既累为迟。少孺虽疾，俳优而已。子渊淫靡，若女工之蠹；子云侈靡，异诗人之则。孔璋词赋，曹祖劝其修今；伯喈笑赠，挚虞知其颇古。孟坚之颂，尚有似赞之讥；士衡衡量之碑，犹闻类赋之贬。深乎文者，兼而善之，能使典而不埜，远而不放，丽而不淫，约而不俭，独擅众美，斯文在斯。假使王朗报笺，卞兰献颂，犹

不足以揄扬著述，称赞才章，况在庸才，曾何仿佛。然承华肇建，濫齿时髦，居陪出从，逝将二纪。譬彼登山，徒仰峻极，同夫观海，莫际波澜。但职官书记，预闻盛藻，歌咏不足，敢忘编次。谨为一帙十卷，第目如左，日升松茂，与天地而偕长；壮思英词，随岁月而增广。如其後录，以俟贤臣。

司空安成康王碑铭

昔者重华文命，并胄高阳之苗；丰邑春陵，俱纂帝尧之绪。而虞夏革运，姚姒之姓已分；高光再兴，大汉之名无改。如我皇家，梁齐代建，异文叔之绍开，起自王族，非伯禹之更姓。公则本枝别干，诞自河岳，五百之期，实膺命世，卜商有问，是谓色难，承志望颜，在公斯易。至如文琰之对食馀，幼权之言爵里，卫子之朗月映山，杜生之凝脂点漆。惟公具美，历驾前修。峨峨焉非岳陵之所至，浩浩焉总江汉而为长，故能击水三千，搏风九万，排天阙而俯　氐，掩浮云而上征。皇帝甄名挺圣，河洛有徵，握衡含枢，奄一时夏。利建藩屏，固叶深根。郝霍酆郇，方周启祚。封公为安成王，食邑二千户，允同卫叔，赐宝器於商郊，殊异应侯，戏桐圭於汾水，乃公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，楚之对齐，屈完引城池之固；荆之比宋，墨翟陈辇路之殊。品金作贡，不异淮海，珠玑犀象，又无求於晋国。况以云梦九百之宏侈，章华三休之巨丽。公御烦以寡，居高而降，执冲虚之道，无矜满之情。其为政也，庄敬足以范物，慈惠足以庇民，刚毅足以威暴，清贞足以励俗。天监十七年薨，春秋四十有五，凡我庶民，窃亲高义，况复祗承帝命，来仕王家，兔园晚春，叨从者之赐，高唐暮天，而奉作赋之私。常惧庆云之惠不酬，而摇落奄至。岂谓经尘之效莫展，而峻极先颓，思所以立言贞石，贻厥长世，铭曰：

昔在文韶，五贤二圣。汉藩魏屏，微风不竞。於赫我梁，德符姬姓。康王康叔，异时同盛，爰自妙年，令问不已。一孝一悌，实光行始。义府文场，词人髦士。波澜莫际，墙仞难窥。用兹先觉，道此後知。德大心小，居高志卑。再握不倦，三吐忘疲。飞龙在天，肇基宛渎。地犹小　，民同世复。皇情　卷正，属难推彀。允矣宗英，移藩改牧。谁谓路永，江汉已浮。彼苍不惠，遽反成周。川迴溯轴，涂引归旒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七〉

栖隐寺碑

开方便门，示真实相，置甘露室，遵甘露津，苦语软言，随方弘训，俯心降迹，逐物重轻，中枝小叶，各随业根。愍其四流五结，有来而不散，八慢九邪，一沦而莫晓。

如彼医王，等之药树，去圣兹远，思圣兹深。诚敬所先，是归龛庙。自妙法东注，宝化西渐，公卿贵士，贤哲伟人，莫不严事招提，归仰慧觉，欲使法灯永傅，胜因长久，铭曰：

给孤焚荡，善胜崩沦。堂堂宗匠，克绍慧因。地虽旧域，其宇惟新。召棠且思，羊碑犹润。况我仁祠，义喻生立。遣爱伊何，形于南邑。亦有庶民，经始攸急。珠殿连云，金层辉景。衢交达巷，门临树屏。五居推妙，三空愧静。铭施柱侧，记法窟前。孰云千载，馀迹方传。敢宣重说，敬勤雕镌。芬域未灭，斯文在旃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七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